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日

## 第 二 期

### 目 錄

從副刊的誕生想到它的使命	瑤章
詩人誕生之夜	東美
養父(第二幕)	徐祖正譯
十字街頭	
一、男女關係與名公之腿	如是
二、窮·變·通!	代 代
三、天知道	思 靜

## 從副刊的誕生

### 想到它的使命

瑤章

我們爲什麼出這種副刊？我們希望這種副刊將來登載些什麼文章？我們要求這種副刊在社會上發生什麼影響？這是大多數人所想知道的，我們更有首先聲明的必要。

(一)

三民主義有牠政治的經濟的背景，不是憑空捏造得來的。三民主義有牠的革命性，不是任何人抽得去的。但是，在不久的過去，共產黨曾經硬拉死扯的要把在歐美產業發達的過程中不盡應驗，在蘇俄試行逐步失敗，在中國經濟狀況上找不到點滴適合共產主義的理論，糝雜在三民主義裡；最近無政府黨又想『出奇制

勝，』把無計劃，無辦法，只便於深山或病院裡的無聊的遐想，而離開現實十萬八千里的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注射到三民主義裡。此外，第三黨的『脫胎換骨，』『借屍還魂，』國家主義派的『狼奔豕突，』『爲人作嫁，』更漠視了客觀的條件，想乘機『買空賣空，』從中『倒把』。因爲這樣，三民主義表面上便被烏烟瘴氣所籠罩了。而況，在號稱三民主義的信徒裡，還不乏思把總理的靈柩安葬在孔二先生的脚下，或者想把『總理的『神主』供奉在耶穌基督的座旁的同志？』所以，我們這種副刊所負的最大的使命，便是：肅清共產黨和無政府黨的理論，揭穿第三黨和國家主義派的理論，確定中國國民黨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中心理論。因爲，中心理論一旦不確定，宣傳一日不能一致，黨員的意志一日不能統一，行動一日不能整齊，力量也一日不能集中而有偉大的表現。

## (二)

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有錯誤嗎？政綱或政策有錯誤嗎？黨章有錯誤嗎？第一次第二次的全代大會的決議案有錯誤嗎？如果不是根本上發現了以上的錯誤，我們便絕對不應該對於整個的中國國民黨懷疑。不錯，眼前的確有許多事實不能讓我們滿意，那麼中國國民黨當然要負大部的責任。但是，我們須知道，這些事實是因爲主義，政綱或政策，黨章和決議案還沒有實現，甚至這些事實正違反主義，政綱或政策，黨章和決議案。在這種情況之下，除了黨應負的相當責任以外，一方面我們固然不能不歸咎於大部分不了解，不能監督，不肯擁護黨的同志同胞們，一方面我們更應該對於這些事實加以深切的注意，精確的分析。究竟那一件事實讓我們不滿意？我們爲什麼不滿意？那一件事實的錯誤在什麼地方？誰應該對於那一件錯誤的事實負責？我們一定先把這些問題弄清楚，然後才能得到一個比較可靠的答案，然後才能決定進行的目標和步驟。不然，籠統的反對和攻擊，固然很難奏效，含糊的消極和悲哀，也是無濟於事。

## (三)

在產業落後，農村經濟爲中心的國家，像中國，至今我們找不到一個關於農村經濟實況的精確統計。從前農商部的調查統計只是『例行公事』，『官樣文章』，預備專給莫名其妙的外國人看的。私人的調查統計，在事實上又勢不能普遍而周到。以上二者還不如外國人深入中國內地的調查統計爲比較的可靠，然而有意無意的錯誤的地方，已經指不勝數了。我們革命的意義，是在喚起民衆，解除民衆的痛苦，但是，怎樣才能喚起他們？他們的痛苦究竟是什麼？這都是我們應該首先知道。不然，我們的口

號太高了，實際上辦不到，要失却民衆的信仰；我們的口號太低了，或者等而至於沒有注意到，當然更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那麼，也要失却民衆的信仰。尤其是，在河北平津一帶，專制皇帝的壓迫，萬惡軍閥的摧殘，地理上先天的缺陷，知識上一般民衆的普遍的淺陋和眼前貪污土劣反動勢力大聯合的淫威，不良軍隊的苛征勒索，被裁兵丁和土匪的勾結騷擾，都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所以，我們從這種特別裏要能得到許多科學的敘述，詳細的調查，精確的統計，作我們有力的參攷。

## (四)

『無病呻吟』，『假仁假義』的古典派或復古派的文藝已經入木了，起而代之的是什麼？『花兒』，『月兒』一類的文藝嗎？這只是供那些執紼子弟茶餘酒後粉飾太平消磨時光的娛樂品，雖然不是死的文藝，也是病的文藝，或者竟算不得文藝，因爲牠同現實的社會，毫無關係。『你愛，我愛』一類的文藝嗎？這只是一部分戀愛學者和性的要求者表現他們自己的單調的情緒，不但一般的民衆不能了解，或者甚至厭聽，而且，這種文藝（？）至少在目前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有時還發生意外的結果，：消蝕意志，腐弱青年的革命性。工農暴動一類的文藝嗎？這只是衝着第三國際的使命的共產主義（？）的偏見者或夢想者鼓動無理性的暴動的一種宣傳品；他們希望得到的結果，是發揮人類的兇暴殘忍，使一般民衆個個流氓地痞化。那麼，三民主義是否應該也有牠的文藝？現在事實上是否已經有這樣的文藝？三民主義的文藝應該怎樣？三民主義的文藝是否就是繼舊文藝而起的唯一的文藝？我們直截的回答是：三民主義當然應該有牠的文藝，一方輔助三民主義

的宣傳，一方培植革命的人生觀。但是，三民主義的文藝不但至今不會看到，也不會聽到。三民主義是為被壓迫民衆謀出路的，所以三民主義的文藝便應該是被壓迫民衆的文藝。我們要深入到被壓迫民衆的隊伍裏去，作一種銳敏而深刻的觀察，然後對於被壓迫民衆的生活，才能有一種活潑而真實的描寫。我們一切要站在被壓迫民衆的立場上，然後被壓迫民衆才能感動，才能了解。三民主義是唯一的救國救民的主義，所以三民主義的文藝當然也是唯一適合現代的文章。

### (五)

我們的中心理論確定了，再不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八分爲八，七分爲七』。我們把客觀的事實解析清楚了，再不會徒自苦悶，却找不到解決的途徑。我們真實了解被壓迫民衆的生活狀況了，然後黨治的實施方可以『一帆風順』而且獲得他們的贊助。我們的革命的，民衆的三民主義的文藝建設起來了，然後革命的生活方可以滋潤起來，豐茂起來，活潑起來，熱烈起來，得到一種神聖偉大的補益和鼓舞。

一般的民衆！尤其是青年同胞們，正在那裏沉默，抑鬱，煩悶甚至悲哀着。他們好像走到煙霧茫茫的曠野中間，遇着歧之又歧的路徑，辨不清那裡是正道了。他們又好像飢腸轆轆的餓夫，迫切要求食品的供給，不幸供給者把毒餌和珍肴擺在一起。使得他們有急不暇擇的危險。他們更好像手足被束縛着，口舌被塞着，耳目被蒙蔽着的囚犯，胸中凝積着無數的塊壘，却無從發洩得出。所以，我們在這一副副誕生的第一日，祝它能夠：

指示我們一條光明大道；  
供給我們一些滋補食品；  
解決我們的桎梏，澆灌我們的塊壘！

## 詩人誕生之夜

東美

今夜，任幻滅的尸骸靜臥於我這戰慄之筆下，  
像我以前所描寫的少女之美夢永遠破滅於路牌！  
今夜，讓我的飄泊的苦運作一個最後的完結，  
像我所毒罵的神祇與惡魔一樣不再顯耀於未來！  
我有這樣的決心，因為我蒼黃的面顏覆了毒酒之紅色，  
蓬亂的散髮遮住了我朦朧的雙睛；是以，天地變了顏色。

有誰知，（這真是一個奇蹟，）我爲人間的乞丐，  
在人類互相衝突惡戰中，我祈求着一個無希望的寧靜；  
在人類動亂的帳幕中，（比如在蒼黑之黑夜，）我好立於  
街頭看賞星輝之波動的時候，血液染紅了我的雙足，  
因而我寂寞的魂又受了絕望的射擊，以至痛哭！

我知道，天也知道，我是從鄉間來都市的一個愚人，  
失去玩弄古廟的偶像之自由，縱在山麓，湖邊痛哭，  
自殺，還不是如同故鄉牧童對於青草的虐殺！蒼天不會  
爲我飲泣，松柏亦不會變色！

就在這淡漠的世界中，（又是一個奇蹟，）我結交  
了許多恩愛的友誼，誰知，我的生命雖因此得了保障，  
却又因此幾乎淪於慘滅！

是呵，天邊的星宿雖則終年對我無語，無恩無愛，  
但，她們是爲保持着永遠不能破滅的莊嚴與明潔。

因此，無論在月明之夜，或風雪的朝晨，我會墜於沉思，只以烟酒作伴，想着這生命之光輝，倘不如腐尸上的蛆虫為有意義。

今夜，我想以貓頭鷹之凶惡與怪調，驚醒我昔日麻醉的靈魂，使他的骨骸永遠遺於十字街頭，被萬人踐踏；或永棄於深山幽谷，無人過問；如此，那青空的流雲，四季的香花，可與我作一密友。

這不是一個妄想，人間終有着璀璨的天堂……這天堂，即如是在我自己的地獄，或者在我可憐的筆下，那我也會流下寂滅的微笑之淚，我也會在幽靜的海邊仰天長歌。誰敢說我只配作怪類之奴隸，永遠俯首於泥胎或不偶之前，虔誠祈禱！

這算是一個不死的雄心，就像那永遠不見天日的陰影中的蒼松，雖然它的歌調與生存不被世人所知與崇拜，但那正有其奇特之意義。

就這樣，如同昔日在命運之掌心，受了鞭打，受了拷刑，還能夠有今宵，我準備着接受以後更深的苦難之來臨。

任金鋼石上的光耀消磨於風雨的浸噬，長遍了蒼苔；任無情父母在饑饉之年挖掘自己兒子之心作為食料；在萬人歡歌的舞台我唱起這敗興的不體面之歌；隨着東去江水之悠韻我將老年付之未知的空虛！唯有，唯有今宵這刺骨的寒夜才是我狂笑的時候……

## 養父 (第二幕)

武者小路實篤著

徐祖正譯

一一、庭院 (青年與女子，坐於長椅)

青年 先生呢？

女 在書房裡。

青年 近來可創作什麼？

女 不，專門思索着。

青年 是麼？

女 近來一點兒精神都沒有。

青年 有什麼病罷。給醫生看看的好罷。

女 昨天請醫生看過了。

青年 看了怎樣？

女 看了說現下並沒有別的病，但只是胃有點不好。我近來總覺得擔心得不得了。總好像所說的話有點疑致。一不小心，

想到這不會是大病的前兆麼。

青年 不會見得這樣罷。

女 不見得的，對不對。呀，不錯，我說了下月結婚的話，他很滿意的允許了。

青年 是麼，那末我也安心了。

女 父親對你信服得非常。說你是比他強勝的人，那麼說呢。

青年 是麼。我也非做到那麼地步不肯休。

女 真的，望你做成比父親還要強勝的人，但是把父親遺視那

可使不得。父親仍還是父親呀。

青年 邁視先生？我有這種力量麼。心裡邊是想那樣做的。但我只有先生是畏敬的。覺得自己的事業不是早已被先生做了去麼那麼的想。要知道先生在或一種說法，是個太陽。要知道他有走近身邊來的都把他變成個自己的那種吸引力。像我這樣的，對於先生是隨從慣了的人。對先生說了什麼，或是把所寫的給先生一看之後，不知幾時，那個就變成了先生的所有，比之自己所寫的成了放出不知若干倍的光芒來呢。但是我馬上就可以勝過先生給你看。實在我近來已有了自信力，我覺得脫離先生的時候會來到。併且把先生作對敵的時候好像不久就會來到。

女 把父親作對敵可不可以不要做。

青年 這也並不是喜歡要作對敵，但從結果上說也許有一點兒對敵。要是從有耐性的眼目看來，那末先生與我都可以並立站得住的，我對於先主把你嫁給我的心有點猜疑。

女 爲什。

青年 我想先生失掉我是難堪不過的。

女 那末你以爲父親使你與我結婚乃是父親想不失掉你的打算麼。那是你太自負不凡了。父親知道你不久會背叛他的。併且我不久會背叛他，父親也知道。

青年 知道，而先生泰然處之麼。

女 泰然不泰然可不知道了。但是他想這是當然那麼的事。

青年 是麼。好罷。可見先生還有那種支配着我們的成算呀。

女 你對父親懷着敵意麼。

青年 敵意？不錯，有點兒覺着些敵意來了。我一定把先生的晚年做成個寂寞不堪給你看。我的工作一定給先生一種威逼。

女 你真是個可怕不過的人。

青年 你要知道，我和先生是做著同種類的工作。先生不是到處擺出寬大的臉兒麼。但是愈給我看寬大的臉兒我愈對先生懷敵意。

女 把這樣的話別提了好罷。

青年 唉，我近來做不出可說是工作的工作，因之焦燥得非常。不久可以做出來的。

女 （父，從家中出來。青年站起來，與青年打招呼。）

青年 聽說貴體欠和。

父 唔，些微胃裡有點毛病。

青年 那是非保重不可。

父 謝謝。請坐。我出去散步一下來。

女 去散步？

父 唔。

女 也要稍微走走的好。

父 唔。

青年 先生長久什麼都不寫了。

父 你也不寫呀。

青年 不久就寫。

父 是麼，我也不久就寫。（出去散步）

青年 （稍停）那種老老還寫得出什麼來。

女 不能那麼說。不是我的父親麼。就是對我而論，說這種話未免過分了。

青年 但是你的父親太自大不過。要是你受了那樣老耄的血就使是一滴，我就打算不娶你了。

女 我因沒有受父親的血以為遺憾呢。一定就使我受了父親的血你也會娶我的。我沒有受父親的血你是知道的所以那麼說。你的心思都巴知道。

青年 這也許是的。只要你是眼前面的你。

女 你雖是那麼說，可是父親爲了養育我不知經營了多少辛苦呢。說出實話來，我是個私生兒。生我的母親乃是父親心中所戀慕的。我的本生父是個有名的財主。聽說是那時候在大學裏讀書的有名的好色之徒。而我一生下之後馬上添上一筆錢送給了別人去。父親是從那個人家在我九歲的時候領作養女的。

青年 你怎麼知道這個的。

女 過世的母親那麼說的。

青年 那末你的生母在那裡呢？

女 聽說做了現在是上校的一個軍人的妻了。

青年 ……

女 要是父親不領我作養女，今日之下不知成了什麼樣兒了。并且無論如何同你是見不到面的了。父親把我當成了親生女樣的愛我。過世的母親雖也愛我，但是父親的愛我，那裡說得盡呢。我長育得一點兒沒有怪癖性情乃是父親的大力。

青年 這也許是的。但是……

女 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個獨養女。要照老例說，是應該招贅的人。父親雖不喜歡招贅，但是不招贅這個家就沒有承繼。這倒也能了。但是一旦父親如果生了病看，能夠着力照顧的除我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當然父親不見得有要我照顧的成算。但從我的地位上說，不照顧父親是覺得心上過不去的。我現在是又強又健，但是到十二三歲為止乃是個極費手脚的小孩。母親對於領我作養女是十分不贊成的。有什麼必要，又去領養人家的女孩。并且更沒有領養私生兒的必要；母親是那麼的主張。加之以，我是要費手脚的小孩又并且是父親所戀慕不忘的婦人的女孩。父親養育我到大不知對母親賠了多少小心。而我好容易到了成年，稍微可以服侍一下父親的時候而就有你來娶了我。就因為我沒有受過父親的血，總覺得對父親不起。要是父親現在好好的那也能了；照近來的情形看來，就是把父親拋放着嫁到你那邊去都覺得是不過意的，至少你如果不對父親抱一點好感，那是太忍心對父親了。

青年 那就是我對於先生也抱好感的。但在各人的製作上，那是沒法的呀。

女 那是不錯的。但是要有萬一的話，那時候由我們兩人給他看護一下，這一點想務必做到。

青年 那當然樂意做的。至少到那時候可以憑你一個人去看護他。

女 那麼樣說妥後我也就放心了。

(第二幕完)

## 十字街頭

讀者！都是歸來自十字街頭吧？在十字街頭有了收穫嗎？是看到些什麼？是聽到些什麼？不論它是值得欣喜的，愉快的，或是應當悲戚的，憤怒的，一切的一切，都請寫在這裡。

記者

### 三、男女關係與名公之腿 如是

究竟是革命的策源地，與衆不同。在這赤化尚未泯滅，妖氛彌滿全國的時候，毅然以提倡禮教自命，亦足以自豪吧？

男女簡直是陰陽電，只要有接觸的機會，就會打成一片；於是就有禁止男女同學之令，以免發生所謂的傷風敗俗之事。大約這種政策終歸失敗，現在索性禁止同筵了。倘若再失敗了呢，那就只好禁止同行，禁止見面罷。

這種禁止同筵等等的政策原來也是「古已有之」的；不過，據說效果未必怎樣宏大，在禮教昌明時代，小姐們偏喜歡後花園贈金，便是最好的例證。有人担心在此革命潮流中，我們擁護禮教的革命領袖們會採取革命的手段，乾脆禁止男女同活的；然而這一層，我倒很放心，因為他們並不傻，他們自己也還需要一位頗可開心的太太哩！

爲增加韻事，或者爲免除革命的領袖們操勞起見，最好自然是將女性的人的意義重複剝奪去，把她們再送進牢獄內，當作美術品陳設着；正如名公之腿並不爲走路而生，只是飾物一樣掉在

自己身體上。倘若誰來反對我的意見，就請他聽胡同志的話：「聞將在壽州校閱時，曾步行二十餘里，其勇敢精神可佩。」

「步行二十餘里」，在鄉下老當然是家常便飯，然而名公們步行二十餘里，却不能不稱其勇敢可佩。然而名公之腿居然走了二十餘里路，不但是頗可惋惜，簡直要引爲遺憾。行坐不離乎椅子的才是最老最忠實的同志。幸而像這樣的並不缺乏。生而爲此種名公，真是享盡天下之大福了。但是天下終究沒有萬全的事，往往在極端滿意之中，總是滲雜一點缺陷，即如照着跪在地下啼泣陳詞的人竟無法抬起腿來，踢他一脚，終於只有咬一咬牙拉倒，未免有點大煞風景吧？

這也是正如雖然將女性關閉在牢獄，不使向外面通電，却無法不讓她們跑到後花園去贈金於當時的情人，未來的丈夫一樣。心機總有點枉費的。

不過把話說說回來，禮教似乎不可不提，因爲祀孔典禮幸經恢復，而且三民主義的先輩的四書又不可不讀，而況革命的策源地已經實行了乎？

不遵從政府的命令，違反領袖的訓話，不是反革命麼？  
吁，反革命！

### 四、窮，變，通！ 代代

據說，而今的首都是「官多」，「衙門多」了。

這是不甚值得奇怪的，朋友，只要你肯想一想，就知道這「官多」，「衙門多」的必然理由了。如其你一定要裝做不知而問

究竟的話，我也可以明白告訴你，不，讓我先問你一句：

北平舊有的那些「災官」都上那裡去了？

該明白了吧？這是一條很清楚的線索。北平所減少了的「官」的數目，就加在首都的「官數」上。官既增多當然需要有多多的衙門來容納，此首都衙門之所以增多也歟？

設若不信你不妨查一查，在首都今日號稱新官的有多少不是昔日北平的舊官？只不過搬過一個地方換了一塊招牌，其實還是那些「料」，沒有錯的。

「窮則變，變則通」，這可應用作做官的秘訣。從前不許提到革命的時候就大做其不革命的官，而今革命成為時髦了，於是乎，自己叫聲「一，二，三，變！」遂由不革命而變為革命者（？），由「舊京」而溜到「新京」；雖窮，無變，就通，你瞧，依然的又大做其官了。

並且，都年過〇〇，已有「忠實同志」的資格，一切都有保障，還怕什麼？還怕什麼？

並且，都曾熟讀過「四子書」，「三民主義」早已懂得了，還不算革命嗎？還不算革命嗎？

## 五、天知道

思 靜

人家都這樣說：「北伐成功，訓政開始。」自然，我也不能

，更不便別樣說法；好在我現時並沒在東三省那個特別地帶，到不覺為張少帥同志所始終不肯放棄的破舊不堪的五色旗怎樣飄揚得有趣；如果再塞上了耳朵，連「易幟不易幟」的呼聲也無從聽見；我不隨着他們喊成功，請問，喊什麼？至於「成功」了什麼，那只有「天知道。」

於是乎裁兵，於是乎改編，於是乎檢閱，於是乎召集什麼最高軍事會議。幸而我頗能善自矜持，對於這些所謂訓政中的好消息，只有點頭含笑；所可惜者我還沒有拋棄塵念，否則，胖鐵巍地跌坐起來，像一個空心瓷羅漢，或者竟不妨拈花，也未可知吧？

然而——字典中允許這兩個字連在一起，真是恨事！——據路透社二十二日南京，因為要『避免衝突起見』最高軍事會議已經打消不開了。本來開與不開，與我不相干，不過我總似乎覺得已經裁兵，改編，檢閱了，那裡再有衝突？我到很想味良心，硬賴那是外國通訊社造謠滋事；因為不開會議，仍然也是有衝突的，證據是周西成與李榮兩人在黔邊，於一個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正在熱心地火併。

易幟後，天下就能太平麼，不開會議，就無衝突麼？然而——又然而——訓政時期到了，北伐成功了！成功了！

易幟，裁兵，檢閱，會議，訓政，那些事只有「天知道」！人確實不會有神的力量！